

人生目的與教育

黎正甫

一

教育理論的範圍很廣，其最值得吾人討論者，當為教育目的與方法，即目的如何規定，方法如何施行。目的是教育所懸擬並希望達到的頂點，方法是為達到此目的所不可少的適當的手段。在教育理論上的諸多爭端，大都是關於教育目的，蓋由目的以決定方法，並非由方法以決定目的，所以教育目的之規定，是教育理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
人之懸擬一種目的而為希求達到的標準，固不必先有其事實，但也不能遠離事實，若遠離事實便不能達到那預定的目的。決定目的，常是出於高超的理想，人為達到此理想的目的，故能引起人力行的興趣與奮勉的精神。教育目的當然也是理想的目的。教育的理想即是人生的理想。人生理想的最高超的一點，就是教育所希望達到的最高目的。

的。

教育既為達到人生理想的一種事業，故教育學與哲學有密切的關係，尤其是屬於人生哲學這部分，可說即是教育學的骨幹。胡適之先生講「杜威教育哲學」，曾把教育學與哲學的關係說得很明白，他說：

「杜威先生常說，『哲學就是廣義的教育學說。』這就是說哲學便是教育哲學。……我們試問古往今來的哲學家那一個不是教育家？那一個沒有一種教育學說？那一種教育學說不是根據於哲學的？」（胡適文存一集卷二頁一二九）

胡先生這種解釋確是很對的，我們在哲學史中看到的哲學家的名字，在完備的教育哲學書上定然也可以看到的。即我國自古以迄近世，所有哲學家從老子，孔子，墨子數起，到宋，明，程，朱，陸，王，直至清代，民國如戴震，康有為等諸子，都是有名的教育家。

哲學與教育的關係真好比父與子一樣，一種哲學興起

，隨即就會產生同樣的教育學說。哲學家是研究真理者，

教育家是宣傳真理者。哲學家觀察宇宙，探求人生的究竟

，對於人生問題，有所解釋有所說明，根據其研究所得的

結論，而知道人生的目的，以指示人生的趨向。教育家就

是在一種人生目的下去努力去宣傳，領導人如何走此人生

的正路，並趨赴其前面所必須達到的目的。故教育者需要

認識一種正確的人生哲學，纔不致有「以盲引盲」之譏。

教育者所抱持的人生見解，不一定要自己的創見。他

只須對於哲學要肯認真地去研究，認識一種最有價值的人

生思想，從而確知人生的真義與價值，然後運用於實際教

育上，就可以成爲一個好教育者。所以教育者不必人人都

要成爲哲學家，但對於教育哲學不可不研究，對於人生問

題不可不討論，自己對此有真知灼見，而後可免爲誤謬的

學說所煽惑，而後可以自己教育並教育他人。惟哲學家自

己對於宇宙和人生的意義獲有創見，而哲學家又每以他自

己的創獲爲正確，於是「我行我道」，並且要使「吾道一

以貫之」，便不能不以其學說傳之於他人，故哲學家不能

不成爲教育家。

二

教育目的即人生理想的目的，解釋此目的者是哲學的

任務。自古至今許多哲學家因各人所見不同，而有種種歧

異的解說，其所指示吾人的教育目的也就因哲學思想的派

別而不能確定，教育學說之紛亂便是受哲學思潮的影響。

因此教育者在這蕪雜的思潮中，不可不從事於「撥亂反正」

的工作，庶幾能得人生正確的目的，並以之爲教育目的。

歷來哲學家的人生思想，有千差萬別，然就大概言之

，也可以總括爲兩大類：即一主現世說，一主出世說。

其主現世說者，以爲人生的目的只以增進現世幸福爲

限，於是在個人方面，讚美唯物享樂主義，專謀現世的

快樂；在羣衆方面，提倡功利主義，專求發展社會的實際

生活的利益。他們認爲人類與宇宙間的萬物同爲自然的，

故人生也只是自然的，順着自然而進化，並沒有另外的規

範。所以這類的人生思想不但懷疑道德，而且不承認人類

的行爲有所謂善惡的標準，只是順着人性自然的好惡，凡

有利於我者好之，凡不利於我者惡之。其或發展人羣互助

的本能，凡有利於社會者爲善，凡不利於社會人羣者爲不

善，僅視社會的利益以制裁人類的行為。前者為自由的個人主義，後者便是唯物的社會主義，兩者雖不免有矛盾的現象，但其專以營求現世幸福快樂為目的則皆同。

其主出世說者，則以為人生的理想並不以現世幸福為滿足，其最大的幸福當離開現實世界去求而後可得，於是有捨現實世界的快樂而尋求另一世界的快樂的趨圖。現象世界的生活，有苦亦有樂。如認現世生活的樂為假樂，現世生活的苦為真苦者，便不能不視現在的世界為苦海，人生目的，惟求跳出此苦海，此即所謂厭世派的人生思想。

上述兩大類的人生思想，若分析之，各復有若干派別，都能影響於教育的思想，今在此不詳論列，僅就上述最大區別的兩大類思潮言之，若運用於實際教育上，必造成兩大類不同思想不同目的的人，那是一定的。然而兩者中究竟那一種思想為善，教育者必須選擇其一。倘不加選擇，以為儘管教育，不管目的，那麼這樣的教育不但毫無理想，而且不成其為教育。

三

教育若主現世說的人生思想，則必以發展個人的或社

會的現世幸福為目的，於是特別注重實利實用的科學教育，獎勵機械文明，對於非實利的形而上學和宗教道德則加以排斥。在近代的教育思潮中多有這種趨向，我國教育也正在受此種思潮的浸染。此種教育思想之最大弊病，就是不免要養成一班人只顧眼前的利益，不為將來打算，眼光不離咫尺，理想至為淺近而簡單，而有圖苟安的現象。自然主義所提倡的實利教育，使科學發達，機械文明，當然對於人生有很大的實益，然而其所賜予人的實益也只以感官所能直接享受的安逸為限，而於精神上的幸福卻非科學所能顧及。若以為最確實的便是直接經驗，只是感覺的世界，不知感覺的世界也有靠不住的東西，並且人非禽獸，是有思想的，怎可如動物一樣專向感覺世界討生活呢？個人主義是以求滿足個人感覺生活為目的，此種教育思想在自由解放，其缺點，不但圖安逸而自己消滅創造的能力，並且將阻礙人類羣體文化的進步。社會主義以發展羣體的利益為目的，此種教育理想比較高尚，然其特重社會的組織，不免束縛個性的發展。社會的組織既使人不滿，而偏要以社會或國家為教育之最高目的，其何以慰藉人生的痛苦？所以教育目的若只限於求現實生活的幸福，則所謂人

生將陷於無意義無價值之可言。

我國鑒於舊日教育徒尚義理辭章之學，不切於實用，而提倡實利教育，科學教育，本是為矯除過去積弊並追蹤時代所應有之舉，但若矯枉過正，專談物質的實利，而忘卻精神上的建設，或排除哲學與宗教，則此種教育亦將使我國人感到人生的空虛。蔡元培先生有見及此，於其「新教育意見」曾說：

「人不能有生而無死，現世之幸福，臨死而消滅。人而僅僅以臨死消滅之幸福為鵠的，則所謂人生者有何等價值乎？國不能有存而無亡，世界不能有成而無毀，全國之民，全世界之人類，世世相傳，以此不能不消滅之幸福為鵠的，則所謂國民若人類者，有何等價值乎？且如是，則就一人而言之，殺身成仁也，舍生取義也，舍己為羣也，有何等意義乎？就一社會而言之，與我以自由乎，否則與我以死，爭一民族之自由，不至瀝全民族最後之一滴血不已，不至全國為一大塚不已，有何等意義乎？且人既無以死生破利害之觀念，則必無冒險之精神，無遠大之計劃，見小利，急近功，則又能保其不為失節墮行身敗名裂之人乎？諺曰：『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。』非有出世間之思想

者，不能善處世間事，吾人即僅僅以現世幸福為鵠的，猶不可無超軼現世之觀念，況鵠的不止于此者乎？」（見舒新城近代教育史料第四冊二八頁）

人生最終目的常越現實世界，故教育不當以現實世界的幸福為限。蔡元培先生以為政治是現象世界之事，以改造現世幸福為鵠的；宗教則為實體世界之事，故以擺脫現世為作用。而教育則當「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六目的，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于實體觀念之作用。」

蔡先生名此實體世界為「道」，為「太極」，為「神」固與宗教觀念相近了，但他又以為「所謂實體者，即在現象之中」，而不滿宗教之擺脫現象世界，於是提倡所謂世界觀之教育，欲以美感教育代宗教，為其由現象世界而引達實體世界之津梁。宗教對於人生是否僅有「美」的價值而可以美育代宗教？還是一種疑問，但這個問題不是我現在所要討論的，故略而不論。再進而叩問蔡先生所謂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究竟有什麼差異？他說：

「其現象世界間所以為實體世界之障礙者，不外二種意識：一，人我之差別，二，幸福之營求是也。人以自衛力不平等而生強弱，人以自存力不平等而生貧富，有強弱

貧富，而彼我差別之見起。弱者貧者，苦于幸福之不足，而營求之意識起。有人我則于現象中有種種之界畫，而與實體違。有營求則當其未遂，爲無已之苦痛，及其既遂，爲過量之要素，循環于現象之中，而與實體隔。能劑其平，則肉體之享受，純任自然，而意識界之營求泯，人我之見亦化。合現象世界各別之意識爲渾同，而得與實體吻合焉。故現世幸福，爲不幸福之人類到達于實體世界之一種作用，蓋無可疑者。軍國民實利兩主義，所以補自衛自存力之不足。道德教育，則所以使之互相衛互相存，皆所以泯營求而忘人我者也。由是而進以提撕實體觀念之教育。

（見同上二九頁）

由這一段話就可知蔡元培先生的理論，其教育目的仍未嘗超乎現實世界的幸福。蓋其所認爲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障礙，僅在於「人我之差別」與「幸福之營求」，泯滅「營求」，忘乎「人我」，即可使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合一，而軍國民教育，實利教育及道德教育，「皆所以泯營求而忘人我者」，換言之，如此的教育，能劑貧富強弱之不平，能任肉體之享受自然滿足，便可使現象世界改造成爲實體世界。然則蔡先生的教育理想除了徒然懸一世界觀念外，其與功利主義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想有多少分別？

四

人生而有慾求，此慾求爲無限止的，非有無限的幸福不能遂人之慾。自然主義崇尚實利，設法以物質的享受滿足人的官感，亦不能填人的慾壑，因爲現實世界裏實在沒有那種可以使人滿足的無限幸福。其欲以實利的教育來調劑強弱貧富之不平或可能，若謀滿足肉體的享受，冀以泯滅意識界之營求者，那完全是一種夢想。反之，若圖泯滅此慾求，也是相反天性的，因爲人之慾求既與生而俱來，則必須任其正當發展。否則即爲自戕其生機。

人生思想固有一派主張禁絕意慾者，他們視世間爲無限的苦海，以爲芸芸衆生，沉溺苦海，猶不自覺，反順着「無明」或「意志」以衝動，因而增重人生的煩惱與痛苦。泯滅「無明」，則「我執」自滅，禁絕「意志」，則無「需求」，人生的煩惱與痛苦便可解脫而超升於極樂世界了。像宗教的一門佛陀，哲學的一派叔本華，都抱此厭世的人生思想。

此派的人生純爲悲觀的，出世的，完全以消極態度來對付現實的世界，視人生於世爲無可奈何。若教育的目的

亦如此，則人生的意志滅絕，即無生之衝動，個人的和社會的創造力均同歸消滅，世界的文化便無由進步了。人未離世，而急求出世，在理論上實有未合。彼悲觀厭世者，固既否定人生的價值，但是除了你自己取消生命外，你雖不承認人生的價值，你也只得在世生活着，欲在世生活，便該善度現世的生活，若既留於世，而又抱厭世觀，把天賦的向前生活的意志強為禁絕，這即等於自暴自棄，而且是最無用最愚懦的手段。人生目的豈是如此？人類的教育目的又應如此嗎？

雖然，人生目的應該遠大，應該高超，不可不有超世的觀念。蔡元培先生所說：『非有出世之思想者，不能善處世間事。』本是極有價值的理論，只可惜蔡先生的新教育意見，有出世的觀念，而其方法卻未能達到出世的目的。厭世派有出世目的，亦未能善其出世的方法。故在教育的理論上言，均失其價值。

五

按理而論，人生純主現世說固極不當，純主出世說亦有未善。我以為惟有一種最有價值的人生思想，即人生當

以出世為目的，而以入世為手段。此種學說在國內尚無適當的名詞以稱之，國內研究哲學者多以此說併入厭世派中，實有未合。我現在為敘述的方便，姑且稱此說為超世觀，以別於厭世觀。

超世觀的人生，視現世的苦樂皆非真苦真樂，不過暫短的試鍊而已。故不以現世的福樂為喜，亦不以現世的苦痛為悲，人生只是以最大的忍耐和努力來善度暫世的生活，準備以暫世的努力，去換得另一世界的永遠的真福樂。他們認為人生於世乃造物者既定之安排。造物者欲人在現世有所作為，憑各人在世的功績賞賜人未來世界的無窮的真幸福。因此，人生當視現實世界為立功建業之所，如一戰場；並認一切的善為造物者之意旨，一切的惡為相反造物者的意旨，人生必須與惡奮鬥而向善努力。現世的物質文明，生活安易，固能助人向善，亦能助人為善，正無須反對，倒可以致力於物質文明以達其向善的目的。只在人之堅定意志，不為環境所移，善處現世間的環境，善用現世間之物質，以成就其最大之善，止於『聖』的生活，則人死之後，便可超升到理想的幸福的天國。像羅馬公教的人生思想便是如此的。

超世觀與厭世觀亦有相同之處，蓋其目的同爲出世的；其人生思想皆在克制小我以實現大我；並且視人生與宇宙萬物都有其最終目的。人生也非自然的，而是理性的。人們對於是非善惡具有天賦的判斷力與普遍的道德觀念。道德是永久的，不變的，無論何人不得隨便，而必須遵守的。惟厭世派以克苦修善，禁絕意慾，爲消極的解脫現世生活痛苦的手段。至於超世派之克苦修善，並非完全禁絕意慾，只是抑制不正之意慾，而引正當之意慾向善而已，且爲積極的準備獲得超世幸福的手段。故厭世派與超世派的人生雖同爲出世的，而其處世的態度則迥然不同，即一爲消極的，一爲積極的。消極的人生覺得無意義無價值，積極的人生便覺得有意義有價值。因此，超世派處世的方法能一反厭世派之所爲。

超世觀之人生，有出世的思想，而又能善處世間之事，雖其目的在另一世界，卻不忘努力於現實世界的生活，其最高超的理想還可以促使現世文化事業的進步。人生目的超乎現實世界的幸福，故不專向感覺世界討生活，既不以現實世界的快感爲幸福而自滿，亦不以現實世界幸福不滿足之痛苦而悲觀。特克服向惡之偏情，而伸張向善的意

志；即抑制不正之慾求，而任正當之慾求無限制的發展。蓋人生目的尚未達到，吾人的慾求自不應禁絕。人生的意義既以現世生活之結果換取來世生活的幸福，於是則現象世界之痛苦，不致滅絕人生之光明。因希望常在面前，人世間縱爲苦海，而仍值得生活，猶有向前努力的餘地。

彼厭世派因消極而悲觀，所以怕生活，只求逃避，而停止前進。而超世派則不然，常有希望，不但勇敢的生活，並且認爲人類的幸福是應由奮鬥而取得的。由是人生能够勇往邁進，不爲灰色的人生籠罩着，更不致因此而失望。故我認爲以超世派的人生思想爲教育目的，在理論上是極有價值的。

超世觀的人生價值，即在視現世生活的努力爲換取未來天國幸福的準備。以此目的實施於教育上，固然是爲天國造就聖善之子民，但爲現實世界卻先造就了無數光明生活的勇敢者。這種人生完全是樂觀的，積極的，和平的，進取的。其能實行此思想者，他們必爲改善環境的鬥士，是開拓文化的先鋒，也是建設社會與團結社會最努力的分子。所以其人生目的雖爲理想世界的天國，可是因其努力於現世，即不啻爲了現實世界的社會。

六

上述教育目的，或為理想的世界，或為現實的世界，在吾人評論，其價值雖自分高低，總算各有其最高目的。可是另有一班人以為教育只在造就「人」，並沒有其他目的，像盧梭的教育學說便是如此主張的。

教育造就「人」，這句話，誰也承認。人類的教育決不致誤認為造就別種動物的。然而教育為什麼造就人？人為什麼要受教育？這便是教育目的說，缺少此目的，則「人」的教育意義也就很難得以明瞭了。倘如自然主義的教育，勢必趨向個人主義，只教人發展個性，在感覺世界去尋求直接經驗的幸福，專以滿足個人的快感，那麼所謂「人」的教育，也僅能造就「人」像其他動物一樣，並不見得有高出其他動物的營求。這樣的教育與其說是造就「人」，毋寧說是造就「人」變為動物。凡動物皆有所營求，以滿足其快感，此種本能不僅人類有之。所謂良能，是由天賦，不必完全藉賴教育而後會。故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，不在於肉體生活的營求，卻在於人的靈性一部分。而教育就更當注意發展與調和人的靈性。人的靈性是精神的，

無形的。靈性的生活需求即在較高價值的精神界，而非物質界。所以教育必須有其目的，其目的也當在較高價值的精神世界，而不當限於有形的感覺的世界。此理顯而易明。

再說「人」的生存，雖是獨立的，但不是孤立的，獨立的人同時也是羣體中的一分子。那麼教育便不應專為造就各個單獨的「人」。且人格之偉大表現於個人，卻成就於羣體的人。非有羣體人的反映，個人的人格之偉大不能發現。所以教育也當造就羣體之社會的「人」。可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不是社會。因為社會是由各個分子的集合，非固定的，是有變遷的，並且社會的組織又只是營謀人羣的現實的利益而已。人生目的所需求的不限於現實世界的幸福與利益，前面已經說明了。而社會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教育目的，僅在營謀現世社會的幸福利益，由各個分子的利害關係以規範人的行為，所謂「互助」與「互利」。但吾人試想：人們的社會觀念與相愛行為，若只是發於「互利」的一念，那麼除了「互利」的觀念之外，人羣就談不到更高的相愛了。則所謂仁人義士者，恐將因缺乏信念的依據而難產生了，於是有誰肯為道義而犧牲自己呢？

七

「仁」和「義」是構成「人格」內外的要素，孟子有謂：「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；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」（告子上）所以「仁」的教育必須重視「人格」的陶養。陶冶「人格」，若不博大仁心，習由義行，實無他法。假若專在「利害」上而談仁義，則仁義兩字便沒有多大意思了。所以孟子言仁義，而排斥梁惠王所問的「利」。

惟孟子所說的仁義，僅本乎個人性善的自發，其教育思想近似自然主義，故其說亦欠完滿，不及其所排擊的墨子的教育思想完善。墨子的人格高尚，言行一致，其博愛其社會學說雖多少帶有功利處，但其言「利」與功利主義者固有不同。功利主義之言「利」是以「利」為着眼點，一切社會的互助相愛的行為皆根據於「互利」的一念。而墨子之言「利」，其着眼點正是相反，乃根據於「相愛」的理由，而相愛的理由是本諸「天志」。墨子說：

「天子者，天下之窮貴也，天下之窮富也，故欲富且貴者，當不可不順天意。順天意者，兼相愛，交相利，必得賞，反天意者，別相惡，交相賊，必得罰。」（天志上）

墨子之社會學說，「兼相愛，交相利」的觀念基於「天意」上，即其目的較實利主義者更為高超，於是則人類相愛的懿德善行不致為「利」所限制，而超越乎利益的範圍，動機便化為純潔了。倘互助相愛之動機僅在「互利」

，則凡超過「互利」的限度，如捨己救人等的高潔行為，便無以鼓勵人嚮往之勇氣了。蓋目的在於社會，如我犧牲，則我已直接受害，何言互利？苟不言互利，則何需社會之組織？誠如此，伊誰願為社會為正義而犧牲呢？假如人生目的超乎社會之上，一切行為基於「天意」，則為己為人為國家為社會為道義而犧牲一切，就有重大的意義了。所以羅馬公教的人生思想，發揮人類博愛之同情心，也是基於造物主之聖意，故耶穌基督督本其高超之目的，毅然就義，甘心被人釘死於十字架。所謂「為義而被窘難者，真福人也。」此「真福」即人生最後所希求者，固非現實世界的幸福，乃未來天國的幸福。人欲得此真福，必由「義」路，人願成其「義」，遂不惜犧牲一切。所謂「義」，即真理之義，美善之義，人道之行為，發於愛天主愛人之一念者便是。人生教育目的固當以此真美善之道義來造就「完全的人」。

八

綜觀前面所論，可知教育應有高超目的，目的須有價值的，有價值之教育目的，必為有價值之人生目的。故吾人理解教育之目的，非由科學，亦非由心理學，乃由於認識人生意義與價值的智慧。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是什麼，這種研究是屬於哲學的。因此教育學是決不能離開哲學的。至於科學與心理學，都只是輔助教育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，即手段而已，吾人當不致於誤認手段為目的。但近世竟不免也有誤認科學或心理為目的者：有些人以為科學與

人生需要有很大的利益，所以主張教育目的基於科學；有些人以為心理學是研究人的精神的內部生活的，所以主張教育目的基於心理。這都是把教育的手段與目的顛倒和混淆了。現今種種科學的研究固然供給了吾人許多手段，然而無論如何，手段和目的是不能調換過來的。

人生目的之價值，能使吾人的意志與慾求得到正當的動機。吾人皆有求真的慾，向善的慾，復有愛美的慾。那絕對的真理，絕對的善與絕對的美，此三者即所以構成吾人意慾追求的對象，也就是人生至高超的目的。一切經驗或事物之知識，是供給吾人求真理的一種手段，審美情緒是激動吾人愛美的一種手段，道德行為是引導吾人向善的一種手段，所以科學倫理和美術皆為輔助吾人達到人生目的之手段。教育即常兼備此三種手段。而宗教則為調和此三種價值者，因為高尚的宗教便是真美善三要素的有機的綜合。（注意：非三者的混合，可參閱本刊前一期「人生理想價值何在」一文。）其調和吾人的真美善的三種意慾，並引導吾人的意慾與絕對的真美善溝通者，即宗教的信仰。真正的宗教要算人生最實在的教育，它的本身即使人達到人生目的之一種最可依恃的手段。

人生目的即教育目的，教育事業該向此最高目的而發展。欲求達教育之目的，必善其教育的手段。欲善其手段

，則對於探求真理的科學不可不研究，對於道德的行為不可不訓練，對於審美的情緒也不可不陶養。實利主義教育之缺點，即在偏重科學知識的發達，卻把人生精神上的一部分需求放棄了。唯美主義教育之缺點，則偏重於美的情緒的發展，忽視科學與道德，而流於浪漫的生活。有些宗教教育，其本身目的雖佳，可惜其手段不對，即有時偏重於行為的教育或情感的教育，卻忽視了知識的教育，這也是同樣的有其缺點。所以欲使教育得以完全發展，必須辨明教育目的之價值。

教育者欲認明教育目的，便不可不瞭解人生目的，這在前面既已說明。惟冷靜的觀察人生，這是哲學家的態度，而非教育者的態度。教育者只須認定最有價值的人生目的，並按照此目的去實施教育。對於實施教育所不可缺少科學知識也該研究，但冷靜的研究科學，也不是教育者的態度，而是科學家的態度。教育者僅在把科學知識傳授與受教育者使其得善度現世生活而已。還有一層，教育者是在乎以價值世界為目的來陶冶學生，欲善其手段，故又必須理解學生的內部的生活。但專門冷靜的觀察學生的內部生活，那又是心理學家的態度，而非教育者的態度。教育者應當以朋友的態度去體察學生的心理與個性，本自己的人生目的與修養去感動學生，引其自覺，也能認識人生目的，並做到和施教者同樣的或更勝的人生修養。如此的教育便是我認為最有價值的人生教育。

對於農村運動的我見

牛亦未

一

只要是一個稍微注意國事，關懷民瘼的人，都知道我國現在處的是什麼地位，民衆受的是什麼苦痛；看到了這種種事實，自然也就想着一些辦法，計劃着如何去挽回國家的危局，救濟民衆的苦痛。什麼救國，國防教育，非常時期，國難時期教育等，都是在前一件事上着眼，努力；又什麼鄉村自治，農村運動，土地村有等，又是在後一個問題上作入手工夫。如今暫且把關於前一件事的各問題擱置，稍微把對於第二個問題者談一下。

農村運動的主張，辦法，因為農村運動的學者，先進，各有其不同的立腳點，所以在主張，辦法上也各有不同；然其目標，則無不同，因為大家都是為民族找出路，為國家，社會，人群培植生命。所以現在我們不必把每一個農村運動的學者的主張，理論，辦法，加以討論，研究

，最好站在問題的頂點，作鳥瞰式的觀察，以見農村運動的實際價值是什麼。

社會問題，尤其是現在的社會問題，都是很複雜而不是單純的；而此複雜的各問題，彼此也都有聯繫關係的，牽一線可以動全局；如果在這種複雜問題中，想着檢出二而去求單獨的，局部的解決，我們不能說牠一定會沒有結果，不過那只是解決了問題的一角，而不是整個的清理，就比方說吧：「除文盲，作新民」，這是定縣實驗區的口號，作新民的問題不問，只說除文盲；要除文盲，必要提倡識字運動，但試問民衆既已識字，是否就算達到了除文盲的目的？就表面上看來，文盲既除，這個口號就算已經獲其目的矣，而其實不然。因為除文盲的目的，並不只是識字的簡單問題，而是有着其他連帶關係的問題的，是要借着識字以達其他目的，所以識字並不是除文盲的惟一目的，最後目的，如果除文盲的目的只在識字，這個口號

，不惟無益，而且有害；因為民衆識字之後，如果不供給他們應讀的讀物，合適的讀物，他們這識字的能力，是必向外發展的，發展而不得其當，必要走入歧途，這不是本欲救之而反害之了嗎？刀槍本爲自衛的工具，但不善用，反成了戕害自身的東西。這不過是舉此很淺顯的一個例子，以見社會的問題，不是單純，而是複雜的，不是獨立而是各個問題彼此都相關聯的。那麼農村運動，不能說不是民族出路的途徑，挽救國家危險的辦法，不過絕不是惟一的途徑，惟一的辦法，要想着把整個問題解決，也決不能只顧到這一面，而忽略了其他各方面。這點意義弄清楚了，如今可試進而一論農運的價值。

二

農運的發生，當然有其動機；其動機是什麼？這個也是如同其他社會問題一樣，是複雜的，而不是單純的。農運的對象，的目標，是民族再造，國家復興；從牠的目標和對象，我們便可以知道我國的衰弱，民族的墮落，不然的話，又何必談什麼復興，什麼再造？但我國爲什麼會衰弱，民族爲什麼會墮落？這些問題的答案，當然也不是單

純而是複雜的。但究竟是些什麼原因呢？就淺顯而易見的說，教育的不普及，民衆便不能有現代化的知識；因沒有現代化的知識，所以他們的一切，便不能追趕上其他現代化的民族，因此便會落到被侵略者的地位；又因爲民衆的知識程度底下，也隨之而影響到他們的自衛能力，既沒有擺脫土劣貪污的能力，更沒有抵抗土匪搶劫的技術；即土劣貪污土匪的來源，還不是產自民間？其所以產生，還不是因爲知識低劣？非因知識的低劣，實因真正知識的低劣。土劣貪污土匪的純正知識之低劣，則由於其道德觀念的薄弱：坐是之故，爲政者，不能使政清，執法者，不能使刑簡，凡此種種，互爲因，互爲果；所以要求一個整個的解決，必不能輕彼重此，所以也要求教育，政治，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合作，如果只是向着農運的一條路上走，容或走得通，然其功效，決不能如理想的那麼容易，也必致形成「一齊人傳之，衆楚人咻之」之勢。自然對於一種運動，我們不當帶着「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鴉炙」的急性，否則必致欲速而反不達了。所以晏陽初先生說：

所以要救中國危亡的重要關鍵，不應當在緩急快慢上計較；要先抓住國家的命根，治着他的根結，培養

他的元氣，拿定主意，下大決心，幹他幾十年，乃至於我生的時間不夠，望諸後人，向着既定的目標，有前進，無後退，有犧牲，無顧慮，我想以中國這樣長的歷史，這樣廣的土地，這樣大的民族，一定有他光明燦爛的前程。」——農村運動的使命

對於晏先生的理想，我是十二分的贊成，如果能照着他所計劃的目標，和實現計劃的方法，完全作到了，中國自會有出路，農運自會有好結果，自會有「光明燦爛的前程」，不過話仍須說回去，問題並不是單純的，尙是複雜的，不能只向着一方面想，應當顧到複雜問題的相關處

關於此點，晏先生大概也見得到，所以他對於農運方法的實現和步驟，要注重研究實驗；他也知道研究實驗，絕非容易的事情，因為這種研究實驗要有：

人才上的條件；
事業上的條件；
經濟上的條件；
時間上的條件；
社會上的條件。

從以上的這五種所應俱備的條件看，我們便知道這農運的問題，絕不是單純而是複雜的。別的不必問，但說經濟上的條件吧，爲作此種研究實驗，非大量經費不爲功；農運的口號，是「民族再造」，而民族再造，可以分作兩方面觀察，一是精神的，一是物質的。物質方面的目標，是要作到農村自足，自養；可是爲作這種研究實驗的工夫，必須大量經費，這種經費要如何籌劃，從那裡籌劃？如果在實驗區籌劃，這當然是不可能，如果從其他地方籌劃，一則其他地方恐無力負擔，二則這也不是一種好的辦法，至少不是走的農運自足自養的途徑。如謂這是過渡期中不得已的辦法，必須其他各方面來幫忙，因為這種實驗，現在是限於一個地方，將來要普遍全國，他的目標是遠大而普遍的，不是短淺而爲一個地方的。可是這種實驗法，在一個地方經過數十年，或更長的時間，那真不知要到什麼年代才能普及全國；而且就是移到別的地方實現實驗方法時，仍須大量經費，仍須其他各地方幫忙，還不是仍然脫離不了依賴性質，而不能走入自足自養的途徑嗎？

再說社會上的條件吧。按晏先生的解釋：「這種改造生活的創造的教育的研究與實驗，因為他與人民的實際生

活太接近，當然不免要發生一些阻碍與衝突，要是不得政府社會各方面的了解與贊助，有許多計劃是難實現的。」所以由晏先生的話，我們便可知，若單走農運的一條路，是很難走得通，也很難達到所標出來目的。

三

一種運動的估價，自然也不應但從一方面着眼，應當從與此運動有關係的各方面估斷。農運既然是社會問題之一角，所以牠的估價，自然也就應當看牠對社會各方面影響如何。再一方面，一種運動，也不當只就眼前的效用如何，又須看到牠將來的效用怎樣。

農村運動的使命，據農運的學者，就是表演「教育即生命」，「教育即生活」的原則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實施「生活教育」，而生活教育的解釋，據論者的宣言，是：

生活教育使社會變色，因為牠以社會為學校，牠領導兒童從現實的不滿的社會出發，向理想的世界探求，牠沒有忘掉了現實社會，牠沒忘掉了自身的階級意識，牠在真實的黑暗社會中腳踏實地的在幹，牠所幹的是建設，也是破壞，這便是革命，所以生活教育就是革命教育。牠以現社會的生活為生活，凡是現生活中不合理的地方，都要革牠的命。……生活教育是活的教育，牠教人生產，教人創造，教人建設，教人破壞，牠所形成的社會是一個平等互助的合理的

社會。中華教育界二十卷九期三三頁

生活教育的目標，是要兒童走革命的路線，期以改造舊社會而創造新社會；農運是要利用農村中的青年男女，以期達到中國復興，民族再造的目標。所有的目標，可以說是相同，辦法也大致無異，都是注重在實幹上。目標，辦法，我們可以相當的贊成，但是無論標什麼目的教育，決不得忘掉人之所以為人。人的生活，決不只是囿於物質之內的，除了物質的生活，還有更要緊的生活，精神生活，道德生活，如果把教育的目標，農運的鵠的，只是看作物質建設的一方面，我相信就是所有目標，鵠的完全達到了，也是不能達到中國復興，民族再造的目的。這是在農運的工作上應注意的一點。因為民族的再造，國家的復興，決不是只物質的建設可以一手包攬的，而且精神的，道德的，思想的功用，較物質的更為重要。

農村運動，既不是單獨可以解決的問題，因為牠是和其他各方面都有連帶的關係；所以農運不應只顧到一方面，而忽略了其他有關係的方面，要想解決，須作整個的計劃，須有各方面的幫忙，否則，不但事半功半，恐怕還有到頭一場空的危險；這是作農運工作上應注意的第二點。農運如果對於物質，精神兩方面的建設都顧到，而又與政治，經濟，教育等方面，都有適合的聯繫，然後才能達到中國復興，民族再造的目的。

美國節制生育的經驗

靜 淵

一

在十八世紀的末年，一種驚人的學說轟動了英國。

馬爾薩斯 (1766—1834) 在他的人口論 (1798) 上，主張人口增加的數量，遠超過食物生產力的水平；(註一) 故此為避免因食物不足而生出的困窮，必須在生育上作一番「人為限制」。不過，在他的理想中是用道德節制生育。(註二)的確，他對於生育過剩的那種杞憂，是幻想的，是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否認的；但是繼馬爾薩斯而起的新學者 Neo-Malthusian，却仍在宣傳着，把馬氏的道德節制打消，而主張用人工限制人口的增殖。其中首創此說的，有山額夫人 (Mrs Margaret Sanger)。今閱報載，夫人有第二度來平之意。聞「平市各婦女團，如中國婦女會與生育限制聯合會等，正籌備歡迎」，別一方面，我們還記得：本年一月二日，全國醫師聯合會在漢口舉行的第二次代表會上，議決了「呈請政府提倡優生學，以強民族」的一

案。這可見是新馬爾薩斯主義已大大的影響了我國國民的一份子？這種傾向，在這高唱「復興民族」的今日，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但是歡迎的籌備，我且不提；議決案的施行與否，也先置之不理。我這裡只願藉本刊的篇幅，根據 America 去年五月四日號載的 Wilfrid Garsons 一文，把「美國節制生育的失敗」，介紹與讀者，或可為我國人作前車之鑒，而不致蹈其覆轍，此則非僅作者讀者之幸，其亦吾國民族之幸也歟！

註一：馬氏謂人口增加為幾何級數的，而食物增加是代數級數的，人每稱之為「馬爾薩斯律」。

註二：馬氏對「人為限制」，嘗主張「節慾」，「晚婚」等，而在未婚或節慾期中，必須有嚴肅的道德生活。今日新馬爾薩斯主義學者是絕對不肯的。

二

美國節制生育的運動，在它的宣傳熱烈中，已有二十年的歷史。在這時期，對於「優生」的實效，負責人雖是終日不斷的期望，終究據他們調查的結果：成效無多，而遺害匪淺。其實呢，學說是傳遍了四面八方，創辦了百五十餘所特別訓練院，而新聞紙雜誌等也利用了不少。結果，歸化無人，而成績惡劣不堪，倒叫那宣傳的老先生們欲救無方，戰慄不已！戰慄的是什麼呢？近來美國生育制限聯合會刊發行「優生學」特大號一冊，從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片面的答覆。「制止生育」，說起來也稀奇，正是那所謂優良分子——智識界，不客氣的採用了自殺的政策，這種事實，費奇 H. P. Fairchild 和奧斯 Fred. Osborn 兩位醫師都在承認不諱。不但「優生」的目標，未曾達到，却收了絕對相反的效果。優良的生育，日漸減少，而低能的發展，却依次而進。就刻下的成績看，所得大失所望。本來為優生而制止生育；可惜，除去少數的例外，大部分的生育，反不及以前的優良。制止生育的法術，既為富貴智慧階級（原文）所獨佔，社會下級人口的增加，却遠勝其所

當有。

所以，魏綱 A. E. Wiggam 先生，抱着滿腹的愁腸，發表他對於「淘汰」生育的收效大不滿意，就不客氣的說：「像這樣惡劣的成績，影響於政治與經濟者，實非淺鮮。長此以往，勢必國體日衰，民無主腦，而社會的危機，益見嚴重而迫切。」

雖然如此，那「優生專號」的發起人，醫師洪廷洞 Ellsworth Huntington 只知調查生育制限，究竟收了多少優生的成績。上述的費奧魏三位醫師，竟不約而同的根本上否認任何的成績。

三

在這種嚴重的狀況之下，他們將來採取何種辦法？其法有二：就是一方面勸化貧苦低能制止生育，而一方面鼓勵統治階級多生子女。自今以往，重整旗鼓，積極進行，作大規模的宣傳，務使低能的生育，日漸減少。原來，話也不必隱諱了，十數年來，節育運動者，對於智慧階級的增殖，苦口婆心，不知費了幾許的精力，然而終年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，大可謂之失敗到底。

雖然，美國的富豪俊傑，並非槁木死灰，絕無情慾。

但是他們採取生育的限制，不是爲「優生」而節育，却是爲滿足「自我」的舒適，而避免生育的連累。所謂現代經濟的恐慌，正是他們那統治階級，由貪慾而釀成的大禍。不過，恐慌也能，災禍也能，利己自私的大病，既已深入膏肓，那些「自我」主義的先進，又焉肯一剎那間便放棄他們的舒服自在呢？生育減少倒好，還省得增加顧慮呢！那末，我們儘可預算：統治階級智識分子的生育率，只有低落而是絕不會增加的。我們試看殷富的加利佛尼亞州一九三〇年的生育總數，尙不及「能產婦」數目百分之六八。而據奧斯龐之預料，美國其他城市，亦大有效尤之患。無怪生育制限的負責人，正在徘徊莫措，終覺世變紛紜，人心無定，前此的「受戒」門生，今則匆匆的走去。

以上是節育運動關於富者的失敗。至於貧苦份子，則有他種種性質的困難，使制限生育的法術，成爲無效。美國生育制限聯合會的一種刊物上說：「節制生育的說明書與藥劑，或是價值便易而無濟於事，或是神妙有效而昂

貴殊甚，非平民婦女所敢購用。其實，制止生育的化學出品，在美國竟至三百餘種之多。而各大藥房且儘量的施散些節制生育的傳單，或用之包裹售出貨品，以資宣傳。不過，據上述的刊物所說，這種出品，泰半品質不佳，有的毫無效果，有的竟根本具有危險性。那些險惡的化學出品，不知毒傷了多少婦女，斷送了幾許冤命。

四

照節育聯合會的眼光看來，藥房中既找不到相當的出品，而所謂急須制限的——貧苦人，又無力購買；至於傳單的解釋，也嫌它簡單不明；所以非由醫師詳細的訓練不可。此種辦法，原是山額夫人提倡，由少數會員的運動而發起的。現今他們正在努力，遍設訓練院所，到處招聘分銷員，施送那制止生育的「唯一」靈丹。在這方面收的功効，他們還算滿意，據一位分銷員的報告，美國聯邦救濟院，也採取了節育的策畫，每年由經常費中抽出幾成，作醫藥與不孕（Sterilization）外科手術之費。不過，節育